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玛丽、玛丽， 把门关好

(美) 罗伯特·J·兰迪斯 苏珊·邓拉普 编
王帆 译

超值限量版
每册 15 元

珠海出版社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玛丽、玛丽，把门关好

原名《表演犯罪》

(美) 罗伯特·J·兰迪斯 苏珊·邓拉普 编
王帆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丽、玛丽, 把门关好 / (美) 罗伯特·J·兰迪斯、苏珊·邓拉普编; 王帆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2.10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书名原文: Deadly Allies

I. 玛… II. ①兰…②邓…③王…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8357号

Deadly Allies I

Copyright © 1992 Robert Randisi and Marilyn Wallac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玛丽、玛丽, 把门关好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罗伯特·J·兰迪斯 苏珊·邓拉普编 王帆译

责任编辑: 潘自强

封面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三楼

电 话: 0756-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625 字数: 219千字

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07-960-2/I-373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孤灯独坐许久,几乎已忘却了简单的社交礼仪……

确定了从事这一行,却又无法得知这个领域内的最新进展……

怀疑偶尔涌上心头,使人不能自己:我的目标、我的困扰、我的喜怒哀乐是否有人知晓……

这也许不是困扰我们这个作家组织的阴影,但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每个以写作为生的人。通过信件和会议,我们交换着信息、庆祝着我们的成就,为有着这样志同道合的伙伴而备感鼓舞。

1981年以前,侦探小说作家们只有一个组织,那就是美国侦探小说协会(MWA)。也许是由于侦探小说的流行导致了此类作者的大量增加,于是,在80年代出现了许多这类作家组织。美国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PWA)是其中最早的一个,紧接着是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SINC)和美国侦探小说作家联盟(ACWL)。美国恐怖小说作家协会也随之成立,其中许多成员也创作侦探小说。

成立这些组织的初衷当然是善意的,但由于其数目众多,因此也可以将它们视为竞争对手。不太了解内情的人也许会认为,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和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是其中两个最富竞争性的组织。

前者将强悍、男性化的写作推向极致——不过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这种类型中一些最优秀的作品是出自女作家之

手。

由于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的目的之一是赢得大众对妇女作品的尊重,所以有人会认为该组织反对一切“男性化”的东西。但它并不排斥罪案小说写作和欣赏大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当然也不会歧视他们。

关于这两个组织的背景介绍会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它们并不相悖的目标。

美国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PWA)于1981年由罗伯特·J·兰迪斯创立,目的是赢得大众对私人侦探小说这种写作形式的支持与尊重。1982年,在旧金山召开的世界侦探小说大会上,颁发了第一届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私人侦探小说沙莫斯奖”。此后,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授予最出色的私人侦探小说——该奖项包括最佳小说奖、最佳处女作奖、最佳简装本小说奖、最佳短篇小说奖以及终身成就奖。

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是比尔·布罗兹尼,罗伯特·J·兰迪斯任副主席。1991年,杰瑞米·黑利接任主席,杰里·肯尼利任副主席。罗伯特·J·兰迪斯成为协会的常任执行经理。过去获得该协会终身成就奖的有罗斯·麦克唐纳、麦克·斯拜雷、威廉·坎贝尔·高特和理查德·普拉泽。

在其成立后的10年中,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在实现其目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为了支持私人侦探小说这种写作形式,自1984年以来,该协会每两年便出版一本原创私人侦探小说选集。这些故事中有许多被提名为“私人侦探小说奖”和“埃德加奖”的候选作品。协会还与圣·马丁出版社合作,共同举办了“私人侦探小说最佳处女作”竞赛。比赛胜出者将获得1万美元奖金,获奖作品将由圣·马丁出版社在美国公开发行,并由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在英国发行。曾经获得这一奖项的人包括雷·

罗伯茨、加·安塞尼·海伍德和凯伦·基耶夫斯基。

过去的10年是令人振奋的10年，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希望它的下一个10年将是更加多产的10年。

想要成为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的一员，你不必非要犯下某种罪行、或去当修女——你甚至都不一定必须是女性。这一组织是由那些喜爱(或帮助别人欣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侦探和悬念小说的人组成的。他们当中有作家、编辑、图书馆管理员、图书销售商和普通读者。该组织于1986年由当时正在巴尔的摩参加世界侦探小说大会的萨拉·帕瑞特斯基在早餐桌上成立。现在，它的成员已增加到了1200人。

在那次早餐会上，35个与会者提出了好几个主题。许多人怀疑女性创作的侦探小说是否会像男性作家的作品那样获得广泛的关注。有些人也担心那些描写毫无必要的、充斥色情和暴力场面的作品是否过多引起了市场的注意？但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提高公众对女性侦探小说价值的认识意义。

自此以后，在历任主席的领导下，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已参与了好几个令人振奋的项目，同时也令其成员感到了强烈的归属感。

许多人自愿对全美国的各大报纸进行监督，统计在针对侦探小说所发表的评论中，女性作品所占的比例。例如1989年全年中，曾受到报纸评论的侦探小说作品占总数的19%到39%不等，而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其中40%以上出自女性作家之手。

市场上现有一本名为《无所畏惧的推销技巧》的小册子。该书汇集了各成员的智慧，以帮助女性作家推广她们的作品。每半年，一份印有各成员作品书名的书单便会送到美国和加拿大各个书店和图书馆手中。在各书店和其他销售网点中，人们还

可以买到标有这些故事发生地点的美国地图。

在本书中，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和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将携手向读者奉献一本代表各自成员特色的上佳作品集。

在美国私人侦探小说的传统——怀着某种坚定信仰的孤胆英雄面对各种困境——之外，女性作家又将她们的同情、幽默以及合作精神引入了侦探小说的写作中。对读者来说，能够同时欣赏这两种风格的作品，真是何等的幸事！如果说我们作为读者和编辑的经历使我们对当代侦探小说有些了解的话，那就是无论故事的主角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一条喧哗的大街上或是在某个美国小镇紧闭的大门后、还是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中，我们都将看到一个意志坚定、独立自主的人。他（她）关心其他人，而且明白合法与合理往往并不是一回事。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作品中的相似之处要比它们的不同之处更加引人注目。对正义的关注、对个人与社会之间那种互动关系的真切感受以及在短小篇幅内表现复杂人物性格的倾向——贯穿于全部 15 个故事中。

本书毫无疑问地证明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和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有着共同的目标，同时也证明我们可以为了这一目标而携手共进。本书中这些故事是成对出现的——一个来自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另一个来自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每组故事前都有一篇文章，介绍故事中的共同线索；这些介绍是由编辑合作完成的，正如他们共同完成本书序言一样。每个故事前还各有一个简介。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作品的简介由罗伯特·J·兰迪斯完成，而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作品的简介则由马瑞林·沃雷斯完成。

无疑，更多的作家组织将在 90 年代问世。而我们在这里愿

意成为其中的先驱者。这个组织叫做 BASIC——兄弟姐妹罪案小说作家协会。没有会费,加入协会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你愿意——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的成员,那你就已经是了。

现在,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所有喜爱精彩侦探小说的读者们,我们向您奉上这本最新的侦探小说集,供您欣赏。

罗伯特·J·兰迪斯

苏珊·邓拉普

序

去得容易	利亚·玛特拉	1
即决审判	杰里迈亚·希利	20
小小的神圣使命	苏·格拉夫顿	55
判断人性的高手	苏珊·邓拉普	78
性与暴力	南希·皮卡德	99
玛丽,玛丽,把门关好	本杰明·舒茨	120
榜样	迈克尔·柯林斯	145
邀请	萨拉·安德鲁斯	173
不入虎穴	卡罗琳·哈特	194
不得不做的事	简·格里普	218
路易丝	马克斯·阿兰·柯林斯	246
弦断	萨拉·帕瑞特斯基	270
有其父,必有其女	桑德拉·斯科普托恩	300
反击	罗伯特·J·兰迪斯	320
表演犯罪	利亚·玛特拉	341

利亚·玛特拉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写摘要，这确实可以令她的书迷们感到欣慰。作为一个律师，她笔下创造了两个令人难忘的律师主人公。出现在《律师不敢涉足之地》（1987年获安东尼奖提名）、《彻底离去》（曾被提名埃德加和安东尼奖）、《隐藏的日程》和《过去的信念》中的维拉·詹森是一个聪明的社会观察家。她致力于抗击左翼政治在国内造成的自相残杀，并关注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之间发生的冲突。出现在《赌注》和《精彩搏斗》中的劳拉·迪·帕马是个雄心勃勃、咄咄逼人的女律师。作者通过她对当前的道德问题进行了更加具有讽刺意义的揭露。

去得容易

利亚·玛特拉

作为一名律师，弗朗西丝·瓦伦汀生活中的麻烦来得太容易了，因此她希望它们也能“去得容易”。

我始终将视线集中在人行道上。什么人遗留的尿迹在清晨的阳光中渐渐凝结，形成水波般的纹路，将一些飘落的鸽子毛也粘在了地上。在我周围，一些老头儿抓着痒，咳嗽着从昨晚睡觉的墙边爬起来。偶尔，一只公文包从我身边快速经过，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匆匆忙忙向市政大厅、联邦政府大楼、或上诉法院奔去。我始终低垂着眼帘。在旧金山，我认识太多的律师，而他们也知道我太多的事情。

加州律师协会的办公室离旧金山市中心只有几个街区。这里确实有颗心脏：对上千名男男女女的雏妓、酒鬼、离家出走以

及沉溺于各种西洋景的人来说,这里至少还有一家小饭店,和一座外表俗艳的教堂,上面装饰着天使的雕像。但你试着去找找律师协会的“心脏”。它根本就没有,有的只是一笔秋后也难以算清的糊涂账。

我走上楼梯。按理说我应该感到高兴;为能再次走上这些台阶,我足足等了3年。从他们撕掉我的纽扣和肩章算起,已过去了3年零1天。被吊销执照的3年里,那日子真不好过。现在,我通过考试已证明自己能够承担职业责任,再加上430美元,我将再次得到一张四周打着小孔的油腻腻的纸。上面会写着,弗朗西丝·瓦伦汀,加州律师协会,现任成员。

律师协会。经过一些例行手续后,一个长着悲剧面孔的女孩在大厅里拦住我,告诉我律师协会正在雇人。你只要有法律学位就可以去应聘;执照曾被吊销也没有关系。我咬着嘴唇才忍住没有告诉她我宁愿去给别人倒尿盆,也不去那个鬼地方;她不该成为我刻薄言语的挖苦对象,虽然我从前曾是那样一个性格愉快的人。

早晨起来我连厕所都没上,就乘车去了一个有着太多汉堡包大王快餐店的炎热小镇。我买了份报纸,在一家公司找了份工作。这是我六个文员工作中的第一个,后来的那五个工作也是我在不同山谷小镇中找到的。这些公司的名字中大多有丹尼或伍沃斯的字样,其他倒没什么相似之处。

我本可以不这么做,本可以去某个秀丽的海边小镇,做些和法律有关的工作,或许在学校教教书。我完全可以修改简历、帮自己这个忙。

但我想让布莱德利·艾伦·帕默知道他毁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意,但我想让他知道。

我离开期间将公寓租给了另外一个女人。我的波斯地毯在经过她3年的照顾后,已变得破旧、污迹斑斑。午后的阳光照出布满灰尘的书桌和餐桌上的点点水迹和污痕。跳蚤在沙发上蹦着高,疯狂地找寻着已被我驱逐的猫。

我打开凸窗的窗户。真感谢我的华裔邻居们,他们为培育的开满鲜花的小树、像衣服一样挂着晾晒的蔬菜以及那个小小的鱼塘忙活着。教堂的尖顶在薄雾中高高挂在远处的屋顶上。潮湿的风从窗户中吹进,吹乱了我桌上摊着的招聘广告:有旧金山的,有奥克兰的,有《宣传者周刊》上的,也有《加州律师》上的。

我已经在一些广告上打过记号:都是那些没有能力多管闲事、顾虑雇员过去不光彩经历的独立开业者——也许类似的经历他们也有呢?在这个4万年薪都嫌低的城市里,这些人仅出价一万七八。但他们都知道我的故事,还向我指出外面等着工作的还有好几千毫无瑕疵的律师。其中一个还对我仍从事这一行而表现出相当的惊讶。

我已重新修改了自己的简历。其中三分之一篇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我过去取得的荣誉:学生中最好的百分之五;发表过论文;尊敬的史蒂文·德瑞斯大律师的助手;再次发表论文;在某法律学校教授法律写作;WMPT律师事务所——最好的刑法律师事务所之一——的合伙人。紧接着一段题为“此后工作经历”的文字浓缩了我最后3年的历程:契约办事员、贷款人助手、注册官员助手、初级预算分析师。在该页末尾,我诚实地写下“律师执照已由加州律师协会恢复”以及日期。

我感到一阵恶心:房租马上到期,而户头上已所剩无几。我似乎听到了表针一声紧似一声的滴答声。也许我不应对新简历抱太大的希望。我重新获得了资格,却无处可去。

现在布莱德里·帕默已经成了合伙人,年薪15万,而且每年

分红亦不少于此数。MWW 律师事务所聘用他的那天晚上,他曾带我到饭店吃饭。两个人的晚餐竟花去了 300 美元。那是在 6 年前。

最后一次与布莱德利做爱时,我认为我们已经决定要结婚。那是在我的公寓里,房间里充满了华裔邻居的小树送来的阵阵花香。而现在,猫留在地毯上的排泄物被阳光烤干后,使整个房间闻起来有股淡淡的动物园的骚臭味。

布莱德利就是在那时向我求婚的。如果闭上眼睛,我仍能看见他伏在我身上,多毛的胸膛上汗珠晶莹、双臂绷紧撑着身子。他隔得很宽的眼睛半闭着,宽大的额头上—根血管清晰可见,汗珠顺着他的两颊滚落。他薄薄的嘴唇微张着,蜜色的头发被我的手指向后用力地抓去,发根已被汗水浸湿。

但接着,我也能看见他坐在律师协会的听证会上,穿着蓝色西装,整洁、英俊,做着对我不利的证词。

我乘电梯来到这幢位于金融区的摩天大厦的 21 层,走进 MWW 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将我的简历呈给他们那位贵族化的、妆化得极精心的接待小姐。

那女人接过简历,心不在焉地说了声谢谢。

“可否请你一定把它交到布莱德利·帕默先生的手上?”

那几张纸已放进“收到信件”的篮子了。她长叹一声,又将它们放到桌面上,在右上角草草写下“请布莱过目”。接着她扫了眼下面打印的名字。她收回铅笔,好奇而又有些吃惊地打量着我。“弗朗西丝·瓦伦汀?”

我克制住想说不能的冲动。“是的。”

“请坐。”她拿起看上去像是太空时代的电话,按了某个键,对某人悄声说了些什么。

两分钟后,布莱德利走进了接待室。

他穿着蓝色的羊毛外衣、白色衬衫,系条栗色领带。他额头上的发线向后退了少许,新留了小胡子,这掩盖了他原本很薄的嘴唇,使他的脸呈现出某种含蓄的善意。他的蓝眼睛比我记忆中显得更加明亮,眉毛也更粗重、鼻子也更直、脸也更大、肩膀也更宽。他甚至还显得更高了。

我有3年的时间来想他。我曾体验了每一种情感,从愤怒到懊悔,就那么想着他。但直到昨天,当我伏在那些招聘广告上痛哭时,我才意识到我已不再爱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来为我的愤怒做动力了。

站起来向他打招呼的我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我握住他的手,仅仅因为这似乎是那接待员认为我应该做的事。

她把我的简历递给布莱德利。

我用了一分钟才能够开口说话,要打破3年的沉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你需要一个办事员吗?或者一个助手?”

他扫了眼我的简历结尾部分,看我如何处理过去的耻辱。他的脸微微变红了。

他低声咕哝说“这边走”。当他领着我沿走廊走去时,他不时回头看看,以确保(也许是害怕)我还跟着。

他领我走进他的办公室。

我环视四周,看着脚下的豪华地毯、四周用天然山羊皮装饰的墙壁、那金黄色的橡木书桌、米黄色的纯皮沙发、未经打磨的陶器以及放在展示架上的昂贵装饰品。

布莱德利望着我,额头上的一根血管清晰可见,眼睛闪闪发光。

“我的简历需要一些过渡,布莱德利,我想重新干律师。”

“为什么在这里?”

“别人不会雇我,而且你大概还欠我一个人情。”

“弗朗西丝,我很难说服他们接受你,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

我想象着他站在招聘委员会面前。他会如何解释我所做过的事呢?也许很坦白:你们看,同事们,瓦伦汀女士当时相信她的当事人会在监狱里被人杀死,因此她才设法给他买了一份假护照。她亲自联系了伪造护照的人,然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未婚夫(也许他会特别强调这个词,让听众玩味不已)。她的未婚夫相信她如果这样做一定会被抓住,这个未婚夫认为她有些发疯;也许还认为她有些爱上了自己英俊的当事人。出于爱护她的目的,她的未婚夫将此事报告了加州律师协会,以防止她惹上更多的麻烦(或者是出于他的嫉妒和愤怒,面对那张不带任何表情的律师脸,谁猜得到呢?)。

她的当事人后来被刺瞎、身上扎满了磨尖的勺子。他倒在血泊中几个钟头,而狱警却毫不理会。经过4天的折磨后他才慢慢死去。可她的未婚夫根本不在乎,实际上他甚至说那人死了是她的运气。是运气,因为政府的处境当时很尴尬,因此才没有起诉她。是运气,因为这件事没有张扬到律师协会之外去。

运气。甚至布莱德利脸上的缺陷、疲惫的皱纹和脱落的头发都已成为成功的象征。

“况且……”布莱德利还是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我不想成为别人责备的对象。如果要我为你出头,我就需要你向我保证——你不会责怪我、而且你已接受了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我转身向右侧的窗户望去。站在窗前,感觉就像是巨轮的舵手。远近一切都了然在目;华丽的装饰、飞舞的标语、多彩的雨篷,与我视线齐平的远处山坡上的教堂、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街角一篮篮采下的鲜花,一座购物中心和它门前被风吹得倾

斜的喷泉，如潮的行人以及移动缓慢的车辆。从布莱德利窗户中看到的东⻄，要比我在所有内陆小镇上看到的东⻄还多。

“问题是，布莱德利，拉尔·阿勒格里亚已接受了你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当时你若再坚持下去，就会被起诉。”他的声音听上去遥远而无生气。这句放了3年的话也已陈旧褪色。

“但我决定要冒那样的风险。或许我就该被起诉。”

我听到皮垫子发出的呻吟声和转椅发生的吱嘎声。“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弗朗西丝？我有3年没有你的消息了，好像我是坏人一样。就因为我没让你去坐牢？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我想离开，但我已经投入了3年的时光。3年静止的空气、无云的蓝天和一成不变的地平线；就好像被困在一个巨大的密封罐子里。我到底证明了什么？难道仅仅是我可以让自己受折磨？

我转身面对着他。他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下巴向前翘着，一副自我保护的架势。

我已不再爱他。多么大的解脱。

“没人会雇我，”我小心翼翼地⻘说，“你知道我对工作的态度。”

“算了——在这儿工作一两年后情况会好多少？”

“看看我现在的处境，看看我的简历。”

他皱着眉头看着桌面。开始时他一动不动，然后他轻轻点了点头。

“在很多地方，我甚至得不到面试机会，连那些信誉不佳的律师都不愿和我有任何联系。”而城里没人欠我人情，没人！除了你。“好吧，弗朗西丝。”新留的胡子掩藏了他嘴角痛苦的抽



搐,我是从他腮帮子的扭动看出来的,我太了解这张脸了。“我会尽力把事情摆平,周一来上班。”

我告诉自己这是很长一段时期我所做的最聪明的事。我又对自己说你不过是个妓女,也许两者都是。

将我的调查结果写成书面文字,以便别人能够在法庭上打官司,这本是普通职员的工作,但没关系。

和我以前的工作相比,这份工作并不那么有意思,但消失了3年后,我并没有打算和过去相比。

工作第二周快结束时,约翰·库西尼奇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这是个戴着瓶底眼镜的高级合伙人,瘦长脸、薄嘴唇、油光水滑的头发。我吃了一惊。库西尼奇声名显赫,眼下正被看好提名为联邦法院的法官。在今天早晨以前,他甚至很少屈尊俯就朝我点头。“你写的这份备忘录?”他瓶底后的眼睛带着厌恶的神情打量着我没有任何装饰的小房间。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写得非常出色。我本来以为我们的要求没有任何基础,但你提出的观点非常聪明。”我觉得他给我的似乎已是个笑脸。“很好地运用了《判例法》。我知道你比其他——其他办事员的经验要丰富。”

“我在6年前获得了律师执照,为德瑞斯律师做过助手,然后又在 WMPT 工作过两年。”

“布莱德利提到过这些,有刑法背景。事实上,”——他掸去袖子上假想中的灰尘——“我今早还和你以前的老板谈起过你。有人请我们事务所接手一件刑事案,帮我们一个当事人的忙。你应该看看它的档案,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我当时就已知道我会怎么想。事务所应该接下这件案子,